

爱人

我们全家生活在车城十堰市。在我小时候，也就是七十年代，家里住的是平房。邻居是一位军嫂，她丈夫常年在武汉。她比父亲小两岁，长得非常漂亮，双眼皮，大眼睛，圆脸盘，白皮肤，身材修长，亭亭玉立，一头乌黑的头发，常常是扎着马尾辫，走起路来，马尾辫左右摇摆，婀娜多姿，充满了女性的柔美。她喜欢穿一袭红裙子，迎风招展，像是一朵鲜艳的红花。

她父亲和父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爷爷，同在一个叫“东风轮胎厂”的工厂上班。工厂有好几千工人，是一家国有大企业。那个年代能够在国有大企业上班，是一件很拉风的事情。他们两个同时进的工厂，同时拜的一个师傅，同在一个班组上班。先后各自组建了家庭后，他们两个还住在了一个家属院。

于是，她和父亲是在一个家属院里出生、长大，一起上学。当然，父亲高她两个年级。上学时代，父亲一直是她的保护伞，为她打抱不平。中学毕业后，他们都上山下乡当知青。他们在一个知青点，父亲依然十分呵护她。虽然知青的生活很艰苦，精神很迷茫，但是好在他们两人彼此照应，彼此温暖，虽苦也乐。

父亲下乡当知青的第三年，爷爷在一次工厂事故中，因公牺牲，因此，父亲特招进入了东风轮胎厂上班。父亲招工进厂的第二年，她也进了东风轮胎厂工作，听说是找到一个在武汉的大领导，走后门招进来的。父亲在车间，她在工厂的图书馆。她参加工作后不久，就嫁给了一个军官，后来才知道他就是大领导的儿子。她结

婚后的第三年，父亲也结婚了，娶的是一位乡下姑娘。他们各自结婚后，竟然成为了邻居，也许是凑巧，也许是他们商量好了的。

她的丈夫每年只回来两三次，她有什么大事小情需要决策，往往是征求我父亲的意见后才做最后的决定。其实，结婚以后，几乎没有见到她和我父亲单独地在一起，可是即使他们两个扎在一大群人中，我也能感觉到他们两个人的心心相印，两个人的心有灵犀，两个人的配合默契。我总能感受到父亲看她的眼神很温柔很体贴，而她在父亲面前也总是显得特别放松，特别自信，特别自然。

她结婚多年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一直没有生养小孩。也许是两地分居，也许是两人感情淡薄，也许是其他原因。直到她结婚十多年后，也就是我 8 岁那年，她才生了一个儿子。儿子刚刚断奶，就被爷爷奶奶要求接到武汉。他们说那里的条件好，有利于孩子的成长。照说母子连心，她会反对的，但是她顺水推舟，同意了孩子爷爷奶奶的要求。

我慢慢地长大了。我知道我们两家可以说是世交，但依然懵懵懂懂地感觉到她和父亲两人的关系非同寻常，我常常忐忑不安，生怕家里因为她而发生变故。直到我 11 岁那年，她随军到了武汉工作，我心里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。她刚走的那段时间，父亲情绪比较低落，总是满腹惆怅，喟然长叹。他下班回家后，往往习惯性地望向她住过的房子。他夜里睡得也很晚，呆呆地坐在院子里很久很久，有时候甚至通宵达旦。

在母亲的心里，她只是一个让人怜惜的妹妹，虽然经济上比我

们家里宽裕，但是夫妻分居两地，常常独守空房显得生活困苦。她家里电灯坏了，母亲主动呼喊父亲帮着修理；她家里水龙头漏水了，母亲张罗着让父亲帮助更换新的。诸如此类的家务事，父亲母亲一经发现立马解决。

她虽然调到武汉工作了，但是经常回到十堰市省亲。每次她从武汉回到十堰市省亲，都会来到我家，母亲总是高兴地做一大桌子菜，盛情款待她，临走的时候还会让她带走一大堆东西。我对母亲常有一种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的感觉，自己的丈夫已经灵魂出窍了，她却浑然不知，怎么会有这么笨拙的女人，居然主动地引狼入室。有时候，我还觉得母亲像一个木头一样，对父亲和那个女人的暧昧浑然不知，甚至是怀疑母亲做了十分出格而又愧对父亲的事情，竟然熟视无睹，默许他们两人的暧昧。我想对母亲说出真相，可是苦于找不到真凭实据。她总是表现得那么自然得体，那么落落大方。

每到做饭的时候，她总喜欢和妈妈一起挤在厨房里，或者坐着或者站着。她们一边有说有笑地聊着近况，聊着家短里长，谈笑风生，一边共同准备着饭菜。然后，轮流着把饭菜端上桌。此时的父亲则往往坐在客厅里，沏上一壶茶，有时候看报纸，有时候看电视，有时候进厨房去问下是否需要帮忙。一切看起来都那样，安静美好，安然无恙，顺其自然。可是我深深感觉到，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，实际里却暗流涌动，有着惊涛骇浪，这些只有当事人懂得，当事人知道。

她似乎喜欢喝点儿酒，每次到我家都会嚷着陪父亲喝两杯，有几次竟然喝醉了。吃饭时，他们两个人一边喝酒，喝得是酒逢知己千杯少；一边聊天，聊得是热火朝天，滔滔不绝。母亲既很少喝酒，也很少能插上话，却是忙前忙后很开心。我有时候恨不得想去提醒母亲，为什么这么迟钝呢，可又有时候很怕把真相戳破，反而会促使父亲和那个女人走到一起。于是，我只好一边愤怒他们两人的暧昧，一边纠结是否撕破脸皮去揭穿他们来保护母亲。

一切都还好，没有出现任何问题，似乎是他们两个掩饰得很好，没有露出任何马脚，也许是他们的纰漏或者把柄暂时没有被别人发现。我是唯一一个知道真相而又不敢，或者不愿意揭露真相的人。父亲送她去车站时，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悄悄跟着。他们两人一路走着，一路谈笑风生。没有母亲在，他们彼此的说话，表现出来的是另外一种自然而然，另外一种随心所欲。有时候喁喁私语，旁若无人；有时候四目相对，含情脉脉。从车站回来，父亲总是格外的沉默。母亲经常叨念她，说她是多不容易的一个人。母亲说的时候，父亲就会宽慰几句，说每个人总有自己的命运，总有自己的造化。

按照常理说，解决两地分居问题后，夫妻紧密接触，感情会加深的。但是，她到武汉后不久就离婚了。到底是什么原因，我无法琢磨明白。其他的人，谁也无法说清楚。经过夫妻协商，儿子交给军官了，作为补偿，她得到了一套住房和一笔存款。

后来，我参加了高考，在选取高校志愿的时候，父亲让我选取

武汉的高校，说是武汉的高校，质量和数量，在全国名列前茅，距离十堰市又比较近。于是，我来到武汉上大学。到大学报到的时候，父母亲送我到武汉，还特意到了她的家里。

其实，我心里是不愿意到她的家里，只是父母亲的鼓动，我又无法提出反对的理由。来到她的家里，我的心里真是五味杂陈。她对母亲说，嫂子，女儿交给我就放宽心好了，我一定把孩子照顾好。她一见面就许下了承诺，承诺得是那么干脆利落而又不假思索。我不知道他跟父亲究竟是什么关系，总感觉他们两人有说不出的一种暧昧。但我那时在心底里发誓，这一生，我和她必须互不交融，永远井水不犯河水。

无论她对我多好，我都是冷若冰霜，母亲可以对她不设防，可我做不到。父亲母亲总是耳提面命地要求我，接受她的帮助或者是监护，我是不得已而为之。她常常来学校看我，我对此只是例行公事，敷衍敷衍而已。没课的下午或周末，活动总被她安排得丰富多彩，满满当当。有时候，她带我去参加市立图书馆大名家的讲座；有时候，她带我去看一场新上的热播的电影；有时候，带我去体育馆打一场羽毛球；有时候，带我去买些衣服，逛逛商场。

一次，父亲出差来武汉，顺便来看我，我们三人聚餐在她家里。我奉命出去打酱油，回来时我听到父亲在说，不要太宠，小心会把孩子给宠坏的。她说，自己没有女儿，就把我当成她自己的女儿，只是我总对她心存芥蒂。她是能够感觉到我的冷漠，甚至是敌意的。吃完饭，我和她一起去火车站送父亲。回来的路上，我决定

摊牌。我对她清清楚楚地说道，我爸和我妈是不会分开的。她开着车，大约过了几公里后才对我说，没有人想让你的爸爸妈妈分开。我想我是伤了她的心，这之后她再也没来直接找我，只是不时会通过宿管员转给我一个包裹。包裹里面有时是当下流行的时装，有时是一双漂亮的鞋子，有时是几种精美的点心，每一件东西都很用心，都很精致。有几次，我想让宿管员原封不动地退回；又有几次，我想用手机发个信息说，谢谢，编完短信后又删了。我收到包裹后从不给她反馈，我们两个人之间，就这样不冷不热地耗着。

大二那年，我跟一个大三的男同学恋爱了，他是我的校友，只不过是另外一个学院的。我们都是大学羽毛球队的，是男女混双比赛的搭档，为了迎战大运会，我们两人共同备战，朝夕相处，爱情油然而生。我全身心地投入，爱得死去活来。他大学毕业后，回到他家乡的省城工作，那是另外一座城市。不久，他就痛苦地提出了跟我分手，说是他工作的公司的老总，有一个千金看上了他，他迫不得已。我义愤填膺，却又无可奈何。这是我的初恋，我把爱情看得是那么纯洁，那么美好，那么高尚。我认为匈牙利的诗人和英雄裴多菲说的好，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，至于工作可以再找啊，热恋了两年多，当初的海誓山盟都是假的？全部身心投入而又真心实意的爱情，就这样被现实的物质利益，轻而易举地粉碎了吗？

男友背叛我，让我迅速地崩溃了。我没有勇气也没有智慧跟父母说，只能够自己一个人死扛。那是我人生中最狼狈不堪的一段时光，我无心听课，天天泡在网吧，经常借酒消愁，颓废沉沦，一直

考试成绩优良的我，竟然有几门课都挂科了。终于，我病倒了。我身体饱受病痛的折磨，精神上更是痛苦不堪，彻夜难眠，发烧，头疼，胃疼，浑身疼，浑身乏力。我身心极度疲惫，甚至觉得自己的生命走到了终点。

不知道她是怎么知道了我的情况，她开车来了，执意要带我去她家里养病，否则就通知我的父母亲，我妥协了。她沿途给我买了药，给我买了睡衣、拖鞋、牙刷等一些用品，给我买了白鲢鱼、蘑菇、牛肉等一些食物，还给我买了其他许多东西。我在她家里用的都是我喜欢的物品，物品的颜色也是我喜欢的淡粉色；吃的都是我最喜爱的食物，有剁椒鱼头、麻婆豆腐、宫保鸡丁等等。我一点也不知道她是怎么了解我的各种喜好，我心里顿时暖意融融的。她没有盘问我事情的来龙去脉，她只是苦口婆心地说，一切都会过去的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无论什么样的爱情创伤都可以靠时间来治疗好的。听了她的这些话，我情不自禁地浮想联翩，也联想到了她对我父亲的那些暧昧，这些暧昧也许是只开花没有结果的爱情，这爱情就是她的一份饱含创伤的爱情。我在床上躺了三天三夜，她陪了我三天三夜。她和我睡在一张床上，除了去卫生间和做饭，她时时刻刻地都在照顾我，她的照顾像妈妈一样无微不至，就连刷牙挤牙膏这种琐碎的事情都帮我做好。我内心深处，油然而生地產出了感激之情，只是一时没有用口头表达出来。

经过这些天的她对我无微不至地关怀和照顾，我们两人的关系似乎自然而又亲切了许多。那天她给我煎熬中药，我站在厨房门

口，看着她忙碌的背影。我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，就想解开内心很久以来的疑惑，我脱口而出地问她：你爱我爸爸吗？听到我的这个问题，她的身体明显地僵了一下，脸上也露出一丝的慌乱。

过了一会儿，她平静了下来，十分坦然而又肯定地说：爱，但是我只会把它放在心里独自珍藏，我和你爸爸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彼此心心相印，两心相悦，只是苦于客观条件的束缚，我嫁给了别人。我不会跟你妈妈抢，你妈妈是那么善良，拿我当亲妹妹一样地疼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去伤害你妈妈。我也能够感受到你爸爸对我的爱，我深深感觉到我们两人有兄妹之间的亲情，当然更有男女之间的爱情。但是我和你爸爸从来没做过不该做的事情，一直清清白白，坦坦荡荡，光明磊落。我相信她的话是真实的，也是诚恳的。

我接着又问，你对我那么好，是因为想补偿自己有爱无果的遗憾吗？她说开始时是爱屋及乌，可是疼你，时间久了，就成了习惯。我有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，因为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被扼杀了，我开始切身体会到男女彼此深深相爱，却难成眷属的痛苦。我再也没有办法轻视她，更没有办法蔑视她。她爱上一个亲近熟悉，情投意合的男人，只是由于客观条件的局限，有情人没成眷属。她小心翼翼地不去伤害我和母亲。她爱得那么深沉，那么痛苦，那么坚持。她爱得那么压抑和深沉，让人心疼，让人心碎；她爱得那么坚强和坚韧，让人感动，让人振奋；她爱得那么坦荡和磊落，让人

尊敬，让人尊重。

我终于发现：这世界，是形形色色的，并不是非白即黑，简简单单的；这人生，谁和谁的遇见，谁和谁的相爱，不会总如我们所愿，不会总是心想事成；这世间，还有很多的事情，只能是尽人事听天命，还有很多的事情，只能是无可奈何。我决定从心底里重新认识她，渐渐知道，渐渐懂得她是一个纯洁的人，一个唯美主义者。我也终于原谅了那个背叛我的男同学，理解、宽容了他。我祈祷自己的下一次爱情，别再有那么多一厢情愿，别再有那么多遗憾，别再有那么多磨难，而是能够有情人终成眷属。

在她的帮助下，我康复得很快，无论身体还是心理。离开她家的那天，我第一次，管她叫干妈，她听后十分开心。从这之后，我们两人彼此有了更多的深刻理解，我对她也有了更多的亲情。天变凉了，我会提醒她添加衣服，看到有合适她的东西，也会买来送给她。她的生日是我陪她过的，那时只有我们两个人。

现在，看到她渐渐老去的背影，我会很心酸，也会很心痛。她年轻时候的那条红裙子已经伴着她的青春消逝。现在的她，想要的爱情在哪里？

毕业歌

2021.2.25